

則小腸氣下奔故失氣也

腎效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效狀而遺溺

腎與膀胱合又膀胱脈從肩膊內俠脊抵

腰中入循腎絡腎屬膀胱故腎效不已膀胱

既受之膀胱為津液之府是故遺溺

久效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效狀而腹滿

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

而面浮腫氣逆也

三焦者非謂手少陽也正謂上焦中焦耳

何者上焦者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鬲

布胃中走腋中焦者亦至於胃口出上焦

之後此所受氣者必糟粕蒸津液化其精

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故言皆聚於

胃關於肺也兩焦受病則邪氣敷肺而肺

氣滿故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腹

滿不欲食者腎寒故也胃脈者從缺盆下

乳內廉下循腹至氣街其支者復從胃下

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今胃受邪故病

如是也何以明其不謂下焦然下焦者別

於回腸注於膀胱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

中盛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泌別汁循下焦

而滲入膀胱尋此行化乃與胃口懸遠故

不謂此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腎脈下

循腹作下俠臍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

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

諸治俞者皆脈之所起第三穴諸府合者

皆脈之所起第六穴也經者藏脈之所起

第四穴府脈之所起第五穴靈樞經曰脈

之所注為俞所行為經所入為合此之謂

也

帝曰善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二十三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二十四終十

唐太僕令蔣玄子王冰次註

宋先禕卿直秘閣林億等校正

宋守尚書屯田郎孫兆重校誤

舉痛論篇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

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驗於己如

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明也

善言天者言天四時之氣溫涼寒暑生長

收藏在人形氣五藏參應可驗而指示善

惡故曰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謂言上古

聖人養生損益之迹與今養生損益之理

可合而與論成敗故曰必有合於今也善

言人者謂言形骸骨節更相支柱筋脈束

絡皮肉包裹而五藏六府次居其中假七

神五藏而運用之氣絕神去則之於死是

以知彼浮形不能堅久靜慮於己亦與彼

同故曰必有驗於己也夫如此者是知道

要數之極悉無疑惑深明至理而乃能然

矣

今余問於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己如發蒙解惑可得而聞乎言如發開童蒙之耳解於疑惑者之心令一一條理而目視手循驗之可得捫循循也

岐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

請示起端也

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脉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音遲而不行客於脉外則血少客於脉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欲明異候之所起岐伯曰寒氣客於脉外則脉寒脉寒則縮踈

縮踈則脉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灸則痛立止

脉左右環故得寒則縮踈絀急縮踈絀急則衛氣不得流通故外引於小絡脉也衛氣不入寒內薄之脉急不縱故痛生也得

熱則衛氣復行寒氣退辟故痛止灸熱也止已也骨切

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

重寒難釋故痛久不消

寒氣客於經脉之中與氣相薄則脉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

按之痛甚者其義具下文

寒氣稽留氣從上則脉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也

脉既滿大血氣復亂按之則邪氣攻內故不可按也

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

膜謂兩間之膜原謂膏肓之原血不得散謂膏膜之中小絡脉内血也絡滿則急故

牽引而痛生也手按之則寒氣散小絡緩故痛止

寒氣客於俠脊之脉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

俠脊之脉者當中之督脉也次兩傍足太

陽脉也督脉者循脊裏大陽者貫脊筋故深按之不能及也若按當中則脊節曲按

兩傍則脊筋感合曲與感合皆衛氣不得行過寒氣益聚而內蓄故按之無益

寒氣客於衝脉衝脉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脉不通脉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

衝脉奇經脉也關元穴名在齊下三寸言

起自此穴即隨腹而上非生出於此也其本生出乃起於腎下也直者謂行會於咽

喉也氣因之謂衝脉不通足少陰氣因之上滿衝脉與少陰並行故喘動而應手也

寒氣客於背俞之脉則血脉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

矣

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

背俞謂心前腋亦足太陽脉也夫前者皆
內通於臧故曰其俞注心前引而痛也按
之則溫氣入溫氣入則心氣外發故痛止
寒氣客於厥陰之脉厥陰之脉者絡陰器繫

於肝寒氣客於脉中則血泣脉急故脇助與
少腹相引痛矣

厥陰者肝之脉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
貫肝兩布脇助故曰絡陰器繫於肝脉急
引脇與少腹痛也

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
引故腹痛引陰股

亦厥陰肝脉之氣也以其脉循陰股入毛
中環陰器上抵少腹故曰厥氣客於陰股
寒氣上及於少腹也

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
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
積矣

言血為寒氣之所凝結而乃成積
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

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

言藏氣被寒擁胃而不行氣復得通則已
也○新校正云詳注中擁胃疑作擁胃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腸胃客寒留止則陽氣不得下流而反上

行寒不去則痛生陽上行則嘔逆故痛而
嘔也

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
矣

小腸為受盛之府中滿則寒邪不君故不
得結聚而傳下入於迴腸迴腸廣腸也為

傳導之府物不得停留故後泄而痛
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癢熱焦渴則堅乾不

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熱滲津液故便堅也

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
謂候色也

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
謂面上之分部

視其五色黃赤為熱

中熱則色黃赤

白為寒

陽氣少血不上榮於色故白

青黑為痛

血熱泣則變惡故色青黑則痛

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帝曰捫而可得奈何
捫摸也以手循摸也

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脉堅而血及陷下者皆
可捫而得也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

夫氣之為用虛實逆順緩急皆能為病故
發此問端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
則氣收矣則氣泄驚則氣亂

新校正云按太素驚作憂
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岐

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衄泄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衄泄作食而

氣逆
故氣上矣

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氣乘脾故甚則嘔血

及瘡泄也何以明其然怒則面赤甚則色蒼靈樞經曰盛怒而不止則傷志明怒則氣逆上而不下也

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氣脉和調故志達暢榮衛通利故氣徐緩

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

布葉謂布蓋之大葉○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而上焦不通作兩焦不通又王注肺布葉舉謂布蓋之大葉疑非全元起

云悲則損於心心系急則動於肺肺氣繫諸經逆故肺布而葉舉安得謂肺布為肺布蓋之大葉

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

恐則陽精却上而不下流故却則上焦閉也上焦既閉氣不行流下焦陰氣亦還迴不散而聚為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各守一處故氣不行也○新校正云詳氣不行當作氣下行也

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腠謂津液滲泄之所理謂文理逢會之中閉謂密閉氣謂衛氣行謂流行收謂收斂也身寒則衛氣沉故皮膚文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於中而不發散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氣不行作營衛不行

吳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人在陽則針在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榮衛大通津液外滲而汗大泄

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氣奔越故不調理○新校正云按太素驚作憂字

勞則喘且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疲力役則氣奔速故喘息氣奔速則陽外發故汗出然喘且汗出內外皆踰越於常經故氣耗損也

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繫心不散故氣亦停留○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歸正二字作止字

腹中論篇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此為何病岐伯對曰名為鼓脹

心腹脹滿不能再食形如鼓脹故名鼓脹也○新校正云按太素鼓作穀字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

按古本草雞矢並不治鼓脹惟大利小便微寒命方制法當取用處湯清服之

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復謂再發言如舊也

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於腹也

飲食不節則傷胃胃脉者循腹裏而下行故飲食不節時有病者復病氣聚於腹中也

帝曰有病胃腸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

帝曰有病胃腸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

後血病名爲何何以得之

清液清水也亦謂之清涕清涕者謂從竅
漏中漫液而下水出清冷也眩謂目視眩
轉也前後血謂前後陰後陰出血也

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
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
也

出血多者謂之脫血漏中鼻衄嘔吐出血
皆同焉夫醉則血脈盛血脈盛則內熱因
而入房體液皆下故腎中氣竭也肝藏血

以養人脫血故肝傷也然於丈夫則精液
衰之若女子則月事滯澁而不來也

帝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鯧
骨一鹿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
以五丸爲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

新校正云按別本一作傷中則切鹿茹上
居切下音如字
及傷肝也

飯後藥先謂之後飯按古本草經云烏鯧
魚骨鹿茹等並不治血枯然經法用之是

攻其所生所起爾夫醉勞力以入房則腎
中精氣耗竭月事衰少不至則中有惡血
淹留精氣耗竭則陰萎不起而無精惡血
淹留則血痺著中而不散故先茲四藥用
入方焉古本草經曰烏鯧魚骨味鹹冷平

無毒主治女子血閉鹿茹味辛寒平有小
毒主散惡血雀卵味甘溫平無毒主治男

子陰萎不起強之令熱多精有子鮑魚味
辛臭溫平無毒主治瘀血血痺在四支不
散者尋文會意方義如此而處治之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鹿茹作鹿茹
詳王注性味乃鹿茹當改鹿茹又按本
草烏鯧魚骨略作微溫雀卵甘作酸與王
注異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爲何
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

伏梁心之積也○新校正云詳此伏梁與
心積之伏梁大異病有同名而實異者非
一如此之類是也

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裏大膿血居

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
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
迫胃脘生高俠胃脘內癰

正當衝脈帶脈之部分也帶脈者起於季
脅迴身一周橫絡於齊下衝脈者與足少

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其上
行者出齊下同身寸之三寸關元之分俠

齊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病當其分
則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也以其上下
堅盛如有潛梁故曰病名伏梁不可治也

以裏大膿血居腸胃之外按之痛悶不堪
故每切按之致死也以衝脈下行者絡陰
上行者循腹故也上則迫近於胃脘下則
因薄於陰器也若因薄於陰則使下膿血
若迫近於胃則病氣上出於高復俠胃脘

內長其癰也何以然哉以本有大膿血在
腸胃之外故也生當爲出傳文誤也○新
校正云按太素俠胃作使胃

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爲逆居齊下爲從勿
動重奪

居裏大膿血居齊上則漸傷心藏故為逆
居齊下則去心稍速猶得漸攻故為從從
順也亟數也奪去也言不移可動但數數
去之則可矣

論在刺法中

今經亡

帝曰人有身體解股肱皆腫環齊而痛是為
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

此二十六字錯簡在奇病論中若不有此
二十六字則下文無據也○新校正云詳

此並無注解盡在下卷奇病論中
此風根也

此四字此篇本有其病論中亦有之

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盲盲之原在齊下故
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為水溺瀉之病

亦衝脉也齊下謂臍脈在齊下同身寸之

一寸半靈樞經曰盲之原名曰臍臍者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

石藥石藥發蕩芳草發狂

多飲數澀謂之熱中多食數澀謂之消中
多喜曰瘕多怒曰狂芳美味也

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
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

熱中消中者脾氣之上溢甘肥之所致故
禁食高粱芳美之草也通評虛實論曰凡

治消瘿甘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又奇病
論曰夫五味入於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

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
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

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
消渴此之謂也夫富貴人者驕恣縱欲輕

入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
其病帝思難詰故發問之高音梁米也石

藥美乳也芳草濃米也然此五者富貴人
常服之難禁也

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
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

若
脾氣溢而生病氣美則重盛於脾消熱之

氣躁疾氣悍則又感其熱若人性心和心緩
氣候舒勻不與物爭釋然寬泰則神不躁

迫無懼內傷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
二者悍利也堅定也固也勁剛也言其芳

草石藥之氣堅定固久剛烈而卒不歇滅
此二者是也

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
氣標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

慄疾也
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
熱氣慄盛則木氣內餘故心非和緩則躁

怒數起躁怒數起則熱氣因木以傷脾甲
乙為木故至甲乙日更論脾病之增感也

帝曰善有病膺腫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膺腫

頸痛膺滿腹脹此為何病何以得之
膺膺傍也頸項前也膺膺間也

岐伯曰名厥逆
氣逆所生故名厥逆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瘡石之則狂

須其氣并乃可治也

石謂以石鍼開破之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瘡石之則陽出內虛則狂

灸之則火氣助陽陽盛故入陰石之則陽氣出陽氣出則內不足故狂

瀆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并謂并合也待自并合則兩氣俱全故可治若不爾而灸石之則偏致勝負故不得

全而瘡狂也

帝曰善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脉也

病謂經閉也脉法曰尺中之脉來而斷絕者經閉也月水不利若尺中脉絕者經閉也

也今病經閉脉反如常者婦人妊娠之證故云身有病而無邪脉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脉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陰也夫陽入於陰故病在

頭與腹乃膜脹而頭痛也帝曰善

新校正云按六節藏象論云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與此論同又按甲乙經三盛陽明無入陰也三字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二十四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二十五 五十一

唐大僕令陸士子玉冰次

宋光祿卿直秘閣林億等校正

宋守尚書屯田郎孫光重改

刺腰痛篇

足太陽脉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

足太陽脉別下項循肩髀內俠脊抵腰中

別下貫腎故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貫腎作貫脾

刺墜注亦作貫脾三部九候注作貫腎

死音笑切

刺其郛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

郛中委中也在膝後屈處腦中央約文中

動脉足太陽脉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

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陽合

腎腎王於冬水衰於春故春無見血也

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

可以俛仰不可以顧

足少陽脉繞膝際橫入髀厭中故令腰痛

如以針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俛仰少陽